

摄影 / 诗歌

不仅仅是守候

摄影/予子 诗歌/绿岛



随笔

黄桥桃花源

何建华

晋代陶渊明作《桃花源记》，相信许多人耳熟能详。短短数百字，文辞优美，意境悠远，引人入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传世经典。然而，人们都明白，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一处乌托邦，是空想、虚构和童话。陶氏行文的真实意义在于，拿想象中的美好暗喻现实中的丑恶。对于这一点，从他41岁辞去彭泽令隐身躬耕便可窥见。

历史终归是历史，文学终归是文学。远在1500年前的事暂且不去管它，还是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个现实版的桃花源吧。

黄桥桃花源的核心区位于裴庄村。如果把颍河两岸的裴庄、颍河湾、佃楼、黄土桥、裴桥诸村的桃林连在一处，称万亩桃园并不为过。这里为西华县黄桥乡所辖，西边近在咫尺是著名的黄泛区农场总部所在地。

裴庄村紧靠颍河东岸，西（华）漯（河）公路从村北东西向穿境而过。下西漯路，一条长1600米的宽阔柏油路直达村口。陶渊明笔下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等词句，恐怕不能概括其村子全貌，各级“生态文明村”及“美丽乡村”的牌匾，早已挂在村室。村在桃林中，人在画中行，是裴庄村的真实写照。雄伟的黄土桥节制闸把颍河水拦腰截断，清清的颍河水荡漾在大闸南北，鱼儿欢跃，游船轻划，春风醉人。闸北侧颍河大桥，人流

车流往来不绝。这里虽没有山，但颍河堤坡滩区绿油油的麦苗、金灿灿的油菜花和红艳艳的桃花组成的画面，颇有山区梯田的韵味。这里虽没有江南的沟汊纵横，但其水面宽阔、平静，以及水量丰沛程度，远胜中原他地。

每年的3月中旬至4月初，裴庄及相邻各村便成了花的世界、人的海洋。穿着时尚的俊男靓女期盼上桃花好运，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被孙子别到头上一朵桃花，年幼的娃娃在桃树下追逐嬉戏，操着各地口音的摄影师不停地摆弄手中的长枪短炮……欢声笑语回荡在花枝间。“人面桃花相映红”在这里幻化成千种风情、万幅画卷。

裴庄村种植桃树的历史少说也有300年了，至于始自何年何人已难以考证。据老乡贤刘大庆讲，裴庄自古就有制桃木梳子的匠人。往近里说，上世纪40年代，村中老木匠裴全林就以高超的木工技艺闻名乡里。他不但能起梁架屋、制作各种农具家具，还是一位制桃木梳的好手。至上世纪60年代，他的儿子裴德明，继承父亲的工匠精神，不断把制梳一业做大做强。上世纪70年代，村民吴新龙、和书华、尹合义等又把此业发展壮大，所制桃木家具畅销县内外。刘大庆老人说，制桃木产品必有桃树，裴庄人种桃树年头早是不争的事实。

种桃树，发桃财，做大做强桃产

业，一直以来都是裴庄人的梦想。然而，在小农经济时代，这个梦只能是小梦。1984年，精明的村民吴新耀，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在自家承包的五六亩责任田里种桃树，又以一斤鲜桃换回五六斤小麦的成功经验，带动两个弟弟吴新民、吴新龙经营桃园。在吴氏三兄弟的影响下，全村桃林面积逐步扩大。而真正使裴庄人实现发财梦的大功臣当属现任村党支部书记吴东亮。

1983年至1987年，吴东亮在人民军队这座大熔炉里锤炼了4年。复员后他跑过市场，当过村班子成员，从1996年接任村支书至今，已达26个年头。更可喜的是，他真的在桃园里交了桃花运，漂亮贤淑的村姑娘裴洁成了他的终身伴侣。多年来，夫妇俩打理的十来亩桃林，无论从品种更新还是市场开拓上，都在为村民起示范带动作用。

凡到过裴庄的人，都想神秘兮兮地打探一下一亩桃园究竟能有多少收入。精明的裴庄人好像故意在这个敏感问题上打圈圈，想问出个准确数字着实不易。吴东亮的说法，可能是最有参考价值的。他说：“虎年春节前，时任周口市委书记的安伟来裴庄，走进了没住上楼梯房的三个家庭。真是奇了，当安书记问到每亩桃园收入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能卖到五六千块钱。其实，这三个家庭都是缺人手的。现在时兴网上销售，除销自家

的，也销别人的，年轻人都在追求好价钱。”

当问到自家桃子销售情况时，吴东亮微笑着说：“我家卖得又好一些。一盒大蟠桃，重五六斤，天天往外走不及。”哦，明白了，好的品种本身就占优势，更何况他这村支书身份也是一张亮丽的名片呢！

2004年，为解决泥汴路困扰卖桃难问题，吴东亮带领党员干部和全体村民，多方筹资，新修了村子通往省道的柏油路。工程结束，恰逢桃花绽放，村里拿出修路节余的9000元钱，唱了一台大戏，庆贺修路成功，祈福桃子收成，村民们美其名曰“过了一个桃花节”。第二年，黄桥乡以政府名义举办了第二届桃花节。再往后，各届桃花节均以西华县委、西华县政府名义对外发布信息，以市场化运作模式举办桃花节。

历届桃花节的成功举办，提升了黄桥乡的名气，鼓涨了桃农们的钱包，裴庄人的笑脸一次次被各路摄影大咖推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顺便告诉探访黄桥桃花源的人们，到了桃花源的核心区裴庄，在饱览了桃园自然景观后，要留意一下这里的人文景观。村里的村史馆、天工开物博物馆、饮食文化馆和剪纸艺术馆等，都能饱人眼福、愉人身心。特别是长期生活在喧嚣都市的人们，趁着大好春光，来裴庄住上几天吧，说不定你会看中哪座小别墅呢！②2

随笔

饺子里的母爱

苑美丽



我不喜欢吃饺子，更怕饺子堆满冰箱冷柜带来的压力。

母亲经常大包小包买来蔬菜瓜果，塞得冰箱满满的。一不注意，她又买来肉馅和面粉，这时我清楚由她主导我配合的一场包饺子大战要开始，下一刻，冰箱冷柜储物间要告急了。

我觉得吃饺子无聊、无味。我喜欢街头的麻辣和香甜，当火锅搭配奶茶，从口中进入胃中，我觉得像是吃了跳跳糖，开心到飞起，这可能是美味的享受，也可能是消费带来的喜悦。

包饺子麻烦，和面、剁馅、擀皮、包成型，伴随着客厅时钟乏味摇摆，这一套流程下来好不费事。到最后一步，把饺子一个个排好放在冰箱冷柜里，我觉得冰箱和我一样可怜，它要撑着了，而我则没了属于自己的冷藏储物空间。那头，母亲收拾着案板台面、锅碗瓢盆，欢快且麻利。

我有时候会想，我是真的喜欢外面的火锅吗？说喜欢，不如说是喜欢新鲜的事物，喜欢被消费潮流牵引着鼻子走。母亲将冰箱塞满食物，不如说是为了将心中塞满安全感，饺子好存放，只需要一煮，便是孩子繁忙之时的暖胃一餐。孩子是母亲一生的希望，想必她年轻时劳累一天归家之时，面对三个吵闹的孩子，对一顿现成的饺子是渴望的。此时，她默默用她的行动来减轻孩子生活中的负担。

我已成年，社会的便利让我觉得生活似乎不用动脑筋；超市随处

诗歌

女儿(三首)

牛冲



春分

现在我要说说这个春天
女儿正式被邀约，成为海棠
紫荆、桃花、玉兰、迎春，还有一些不知名植物的大使
我注意到
美丽的形容词正跃跃欲试
跑向她的眉眼、嘴巴和耳朵

日里

小孩子正在玩耍，湖中的野
鹭追逐浪花
榆钱送来清风，就这样
爸爸妈妈推着小车
在山间，和你一起倾听
万物复苏，生命拔节生长的
声音

清明

女儿躺在小车上，她仰头
看着这个世界
她的眼珠滴溜溜转，呼唤
柳枝额头上的新绿
湖水中脱落修辞的鱼群
樱花里逃逸的蜜蜂，总之
这个清明，她还无法理解
万物生长的奥秘，她挥着小
小的手
伸出小小的舌头
像是积聚一个春天的力量
从时间味蕾中，她似乎明白
了什么
两条小小的腿伸得直直的
嘴中喃喃，一个个小小的乳泡
脱口而出①8

本版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

道源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



散文

种棉花那些事

王兴亮

麦子抽齐穗，到了种植棉花的时节，我想起了小时候种棉花的那些事。种植棉花的活非常繁重而又复杂，春播、夏管、秋收、冬纺，能让人忙活一整年。

清明育棉苗。育棉苗需要事先在田里挖一个长方形的池子，用制钵器制作营养钵体。掺和着农家肥的泥土要松软，制作的营养钵体要结实完整。每个营养钵体上放置两三粒棉籽，覆盖一层薄薄的沙土。围着池子要搭建一个育苗的棚子。不几天，棉籽就发芽了。

“五一”植棉苗。棉花种植大多是麦棉套种，俗称“麦棉套”。在麦棉套田里挖一道浅沟，拉根塑料水管浇水。将棉苗连带着营养钵体，一个个放进箩筐。装满棉苗的箩筐十分沉重，勒得肘窝满是血印。棉苗封土任务艰巨，半蹲在狭窄的麦棉套田里，用双手扒拉泥土封埋棉苗，麦芒刺得面部、胳膊又痒又疼。

农人不知疲倦地干活，午饭通常是几个馒头就着咸鸭蛋。当夜色吞没了白天的炙热，一家人才收工回家。

棉花种植结束，不久就是麦忙时节，棉苗管理也不可忽视。要牵着牲口拉犁给棉花田翻土，施肥除草。随着棉苗的生长，需要掐花杈、打农药、逮棉虫、掐花顶等。掐花杈通常每隔几天就要进行一次。喷洒农药的活一般都是父母干，我也试着喷洒过几次，装满农药的喷雾器勒得肩膀又红又痛。到了棉花开花结果时，棉铃虫抵抗力似乎增强，喷洒农药不能将其杀死，只有人工捉虫。肥大的虫子，扭动着带花纹的身子，让人看了心里发怵。“花见花，四十八”，从开花到棉花成熟吐絮，大概需要四十八天时间。

忙完了春播，熬过了夏管，便迎来了秋收。

秋高气爽，艳阳高照。棉桃咧开嘴，吐出一团团柔软雪白的棉絮，炸蕾吐絮的棉花田与蓝天上的白云相互映衬。花开犹如雪皑皑，采棉更是景如画。母亲腰间系个布兜，一手抓着棉枝，另一个手把一朵朵柔软洁白的棉花从棉壳里揪出来。天气晴好时，时常会借着月光摘棉花。若遇到阴雨天，会把棉花连壳揪回家，晚饭

后一家人点着煤油灯，围在一起抠棉花。采摘的棉花需要晾晒，几天后，棉籽嘎嘣脆，棉花就晒好了。把晒干的棉花装进大包，积攒几大包后拉到棉花收购站售卖。

卖棉花需要早早去收购站排队，队伍很长。棉花验级员不苟言笑，一只手持着本子，另一只手深深地插进棉花包，掏出一把棉花，放到本子上，翻翻看看，再放进嘴里咬咬。售棉群众伸长脖子目光聚焦到验级员那张严肃的脸上。验级员拿出本子开始写划码单时，就算是验上了。

棉花收购站结算窗口挤满了售棉群众，一张张黝黑的脸上满是汗珠。挤在最前面的人伸长胳膊把结算单据递过去，不一会儿便双手紧紧捧着钱数都不数地挤出人群。挤出人群后，坐在一边地上喘口气，看着手里的钞票，皱纹像麻梭子一样的脸上终于露出喜悦的笑容。

收获棉花的同时还要忙着秋收秋种，为了提前种植冬小麦，农人会还把带有不少棉桃的棉花棵拔掉。忙完了秋种，天气渐冷，就有时间将棉

花采摘干净了。晒干的棉花壳十分坚硬，在凛冽的寒风中，母亲带着干粮在麦田里抠棉花，手背被风吹得裂了一道口子。摘完棉花已是初冬，把棉柴运回家垛在一起，整个冬天的柴火算是够用了。

母亲总会留些最好的棉花家用，纺棉花织棉布，做棉衣套棉被。冬天的夜晚，油灯如豆。母亲盘坐在草垫上，右手摇动纺车，左手轻轻捏住空芯的棉条，随着纺车的转动，棉条被抽成一条细细的白线，随着左手的扬起，线渐渐变长。摇一下纺车，棉线便一圈圈缠绕在棉锭上。纺车那富有旋律的嗡嗡声响，常常伴我入眠。

时过境迁，曾经十分红火的棉花收购站和棉花厂早已倒闭。离开家乡多年，每次回去，总会到田间看看。不过，如今种植的秋季作物多是玉米，曾经是家庭主要经济作物的棉花种植得少了。

种植棉花、收获棉花的场景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成为一些人记忆中的往事。③22